



老子

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弟庶之

叅校

下篇

上德不德

無心

是以有德。下德不<sup>有意</sup>失德。是以無德。

上德無為。而無以<sup>故</sup>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

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sup>再言以礼</sup>為。上禮

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

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

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  
射厚  
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有為之禮 無為之道

此章大義原皇帝王伯之趨推古今淳漓之  
故蓋挽今復古執古御今之道也不德無心  
於為德博施而不倦率其性而自得者不失  
德循規蹈矩遵道而行不由於自得也上德  
無為二句即解上文有德無德之故言上德  
何以謂之有德其心本無作為有感而應非  
有所為而為也故曰不德而有自慊之德下  
德何以謂之無德其所行也皆模倣故實有  
所為而為者故曰不失德而無真誠之德上  
仁上義上禮皆有形跡以為持循者也語其  
情上德不知有之者也上仁親之譽之者也  
上義畏之者也上禮侮之者也惻怛慈愛自  
然及物雖有推行之跡而無矯強之心被其  
恩者亦與之相忘是為上仁有裁割斷制之

施人懷畏威寡罪之意是為上義禮者節文  
斯二者而已然不無儀軌之詳文彩之盛則  
人固有莫之應者至此而不知反尚因仍於  
其事必至攘臂相加是則悖亂之極而爭端  
起矣仁義禮既曰上必有下不言下者不忍  
言也究其實則上義即下仁上禮即下義攘  
臂則下禮也故復推原世衰道微之漸至於  
禮而止何也忠信以脩禮而薄詐偽以脩禮  
而起凡此皆以智自居而前識自許者卒成  
大道之華而失誠信之本蔽天德之明而入  
醉夢之端不亦可懼也哉是以大丈夫舍有  
為之禮而取無為之道也厚指道德薄指仁  
義實指忠信華指禮文處厚居  
實以心言去彼取此以事言

右第三十一章

薛氏曰程子謂老子此  
章分道德仁義禮為五

此亦未之思也老子蓋究道德之終始  
而著其厚薄之漸也且其謂禮者忠信

之薄謂之薄矣不曰非忠信也前識者  
 道之華謂之華矣不曰非道也是則老  
 子之言不為不明程子亦未之思爾或  
 又曰仁義禮法聖人治天下之具老子  
 乃欲棄絕之天下烏得而不亂晉室尚  
 清談而廢實行嗜放達而遺名教老氏  
 之遺風也此言既不足以知老子亦未  
 知晉人之弊爾老子棄仁義將以宗道  
 德也絕禮法將以反忠信也晉人棄仁  
 義矣未見其宗道德也絕禮法矣未見  
 其反忠信也江左之亡務名高溺宴安  
 急權利好聲伎貪鄙偷薄極矣老子之  
 言曰大白若辱務名高乎強行有志溺  
 晏安乎少私寡欲急權利乎不見可欲  
 好聲伎乎若畏四鄰嗜放達乎多言數  
 窮尚清談乎由此以觀晉人之行與老  
 子不啻方圓黑白也安在其祖述老子  
 也嗚呼呼老子之微言未易言也若其大

較則可得而知矣故曰大丈夫處其厚  
 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王氏曰史  
 記諸書皆稱孔子嘗問禮於老子且有  
 猶龍之歎其所得者當不淺矣今觀老  
 子之言其薄禮文也如此然則孔子之  
 所問者果何事耶凡記所謂吾聞諸老  
 聃云者類皆膚淺支離決非聖聖相傳  
 之奧至莊子云云似矣又多寓言而人  
 亦弗之信也然則孔子之所聞者果何  
 事耶嘗觀論語載孔子之言曰人而不  
 仁如禮何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禮云  
 禮云玉帛云乎哉大林放問禮之本曰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如  
 用之則吾從先進凡若此者不一而足  
 自今觀之所謂仁也讓也儉與戚也非  
 老子之所謂忠信者乎不仁不讓不從  
 先進而徒事夫玉帛也非老子之所謂  
 忠信之薄者乎二聖授受之妙其或在

浩然齋

通事卷

三

何文

此蓋後世之禮主於儀文度數之飾本  
不足以當道德仁義之實故其出於忠  
信者孔子之所取而其不出於忠信者  
老子之所棄者也或又曰孔門之教主  
於求仁易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仁  
義即道也老子乃岐仁義於道德而上  
下之其異於聖人也明矣愚謂易之仁  
義與陰陽柔剛並言然嘗曰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  
見之謂之智故君子之道鮮矣夫兩儀  
即陰陽也仁智猶仁義也陰陽之本在  
太極仁智之本在君子之道老子先道  
德而後仁義其意何以異此但老子主  
於明道故要其極而言孔子則因人而  
立教也譬之釋氏老子專為求最上乘  
者說而孔子則未免於接引鈍根云爾  
善學者於此默識而旁通之見其異而  
不失其為大同也見其同而不惑於其

小異也則庶幾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  
而道術之裂或可以復完矣按西原順  
渠之論要皆合孔李門庭之見也故曰  
道術之裂授受其或在此竊惟天無二  
道人無二心心者性之邪廓二聖授受  
其有外於心性者乎天下之故果有離  
於心性者乎曰仁曰讓曰儉猶或可以  
外飾見至於戚其為心性之發露也真  
切莫有加焉者也遭喪之戚自然也無  
為也非以仁非以義非以禮非以道德  
而為之也率其無思無為之真而已傍  
觀者謂之仁可也謂之義謂之禮亦可  
也率性而行非道乎成戚而現非德乎  
孔李雖無面授雖隔千年吾知其必在  
此也其裂與否貿貿焉者自為也於二  
聖何所加損於道德何所加損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老子 浩然齋 通義卷下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一也。苟非顛動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天下將恐廢。跌頭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也。非乎。故致譽無譽。數車無車。不欲琮琤如玉。珞珞如石。

者雖並言其實歸重於侯王。蓋侯王者天地神人之主。誠以濡弱謙下以爲表。虛空不毀。萬物以爲實。則中和位育之功。即此而在。上五句舉例。以起君道。故下文以侯王得一者。明之。天屬氣。故曰清。地屬質。故曰寧。鬼神有情。狀故曰靈。谷下故曰盈。物有形。受故曰生。貞正也。侯王在上。天下宗之。而取正也。即前篇爲天下式之義。裂也。發也。歇也。竭也。滅也。廢也。皆失其一之所致也。貴高以位言。賤下以心言。即其稱謂。惟曰孤寡不穀。可見其以賤爲本。以下爲基也。賤下並言。未止舉賤省文也。致譽無譽。數車無車。致譽自極。其誇稱猶具曰予聖之徒。聞者且惡之。又何譽之有。與王公不自稱王公。而稱孤寡不穀。反應數車無車。視語也。言自尊者不尊。猶有車之人多寡。胷中自知。不待稱數。彼見車而稱數者。必非實有車者也。車者物之粗大。外見者舉車以例其餘。猶曰數寶無寶也。大意只是自

浩然齋 通義卷下 何



有者不能有其有自忘者安之而不知也不  
欲球球二句猶莊子所言上不敢為仁義之  
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以取浮名也王美物  
也石厲物也球球温雅之聲珞珞粗礪之聲  
言美惡之名皆不欲有然後不  
愧冲虚之德而為得一之聖也

### 右第三十二章

集解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上士聞道勤信而行之中士聞道若

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渾俗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營而不謀

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

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此上皆建言乾旋坤轉反復無窮道之動也無旋轉則無  
動矣冲虚柔巽弱也道之用也不虛柔則不  
繼矣此二句一章之綱下文即原其幾以明  
之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物生於有也天地之  
始太虚而已有生於無也此二句即篇首有  
名無名之意彼順言而此逆言之也是故道  
無而已其動其用皆有也然其機惟反與弱  
上根之人聞之即洗心歸無以反為動以弱  
為用不肯孤負先哲之恩不肯孤負此生也  
忠信之薄者恍惚意興且信且疑所謂執德  
不弘信道不篤者也至於世俗之人安於鄙  
陋聞無為萬物之根以弱為用以反為動則  
與世情不合必大笑之以為浮誕之言矣設  
使鄙陋者不笑則亦齷齪粗劣之物又何以

為希夷微之道哉故古之立言者有曰明道者黜其聰明反若愚昧進道者損之又損反若退却進道至於平易物無不容若皆同類無分別也上德虛而能受所以若谷大白不皎皎以自異所以若不足建立也立德有志於立過即化所以若不足建立也立德有志於立德者也時當有為分在可為而其心猶若有不敢為者故曰若偷耻躬之不逮也偷竊也若非已之所有也真實資質其言行無文飾不得者同於得失者同於失所以若渝渝變動不一也不執已之所有也地道方矣何有於廉隅不設畛域而律身不苟此大方也不求速成不急小試所以晚成也然器之大者其成功必積久厚培而後可適於用非但無速成小試之心而已此十句皆有象可指以虛為用者也至於天籟則萬籟之本天籟之聲罕聞也乾道成象萬象之宗也而乾道則無形此二句又證上文以起下文道隱無名一句

句天地萬物莫非道之所為而天地萬物各有名各有形惟道寓於天地萬物之中而無名可名然而其為用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非惟供萬有之求且足以永終其德是善貸也不勞雕斲形肖紛然又且栽培傾覆是善成也藏其用而不見忘其功而不居虛無之道如此此下士所以必笑中士所以或疑也默識心融觸處洞然非上士其孰能與於斯

右第三十三章

舊三今一吳氏曰按上章得一已專言用弱矣

此章又以反與弱對言者何也曰二字一意也反者邈所以弱之原弱者指所以反之實凡此書之言反者即是欲用弱也言弱者即是與群動諸有相反者也非弱之外別有所謂反也

此下言及者道之動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

而抱陽。虛淡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

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

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至若古語強梁者不得其死。吾

將以為教父。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

教。無為之德。天下希及之。

此亦承上章道之善貸且成而明之與昔之

得一中者一者一章相呼應道之體無也充塞網紘

以斬成象其形則天地其氣則屈伸是一生

二也生機不息冲和成形二生三也陰陽交

姤以形相禪萬彙森然三生萬物也是萬物

得陰陽之氣冲融和粹於一身莫不本於無

者也無則謙虛卑下以為德是有知識者之

所不欲居者也而王公貴人乃以孤寡不穀

自稱豈非知謙虛卑下之為益而一之為道

之可貴哉今觀天下之物謙受益滿招損天

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鬼神禍盈而福謙是日強梁者不

信我亦尊信之而不疑諺語有曰強梁者不

得其死此正益之而損者也世人或信此言

為損益相倚之道我則信此言為最親最切

而尊之以為眾師之師也何以言之今夫天

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弱之勝強損之

而益也至於氣無形而貫金石無有入無間

無之御有不但弱之勝強而已觀此吾是以

知無為之有益此泛言無之為道也聖人者

誠信之至德不言而化自行自然之應感無

浩然齋

道書卷下

商

為而功自成此神聖之極功也無之妙用彼  
有為變幻者何足望其涯涘哉故曰天下希  
及之不言之教二句直與上篇知美知善章  
語意相應故曰吾是以知云云嚴君平曰有  
為之為有廢無功無為之為成遂無窮有聲  
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  
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而  
天地感天地不言而四時行道德無為而天  
地成又何術  
以及之哉

右第三十四章

舊二今一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名與身得與亡孰病是故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可以長久

此憫世人輕身徇物而導之也名功名名位  
之稱非止聲譽而已多猶重也名者外物之  
浮而不實者較之吾身果孰親乎貨者外物  
之無常者較之吾身果孰重乎何為外身而  
內名輕身而重貨哉得名貨而亡身得身而  
亡名貨果孰病乎何為於此而不辯也遂承  
言好名者固結納以保之然作偽心勞造物  
所忌其為費也大矣好貨者固多藏以積之  
然益過生怨神人所害其為亡也必厚矣得  
之之病如此孰若不得之為愈乎是以有道  
者於貨也屬厭而已不過分以求之故可以  
免耻辱之病於名也儻來而已不犯難以爭  
之故可以免危殆之病不辱不殆可久之道  
也內外之分明性命之理得此固全生盡年  
之要訣也薛氏曰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知  
止者懼後進之有損樂今有者自得而無求  
無求而豈有辱乎懼後損者知幾而固守固  
守而豈至於危殆乎愚按西原之論雖近人

情尚有將迎患失之疵於老子之意微有隔涉止者在心則澄湛疑息在事則隨分無慕况知幾者又不可以懼損言也

右第三十五章

林氏曰此語千古萬古受用不盡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

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

清靜為天下正。

是以即事物之理以明名貨之不必徇而敬身者當自重也大成若缺五句疑亦古語皆言體道者之自守也成則可以無缺守之以若缺之心則其用無敵無新此所以為大成也盈則不虛守之以若虛之心則無窪無盈此所以為大盈也大直大巧大辯故此不言其用者省文也父子相隱屈而直也取諸人以為善拙而巧也無道則愚訥而辯也其用皆不窮此亦清靜無為之道事理之必然者人苟不信濁不觀諸人情之躁靜乎躁非為熱也而熱在其中故能勝寒靜非為寒也而寒在其中故能勝熱此皆無為而勢所必至者此心苟無一塵之滓而寂然不動則隨其身之所寓莫不以之為模範表率也嗚呼若缺若冲者清靜之功也清靜者若缺若冲之成也學者知此則不敝不窮以為天下之正無疑也又肯逐名貨而輕身哉

右第三十六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車。天下無道戎馬生

於郊。罪莫大於可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

法然齋  
文

於不知足故知足常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  
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  
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此承上章知足不辱而申言之天下之禍起於不知足不知足由於見可欲遂至於有欲得之謀也北方謂千里馬為走馬天下有道言人人知足之世雖有千里馬卻而不用以之駕田車也天下各安其分各守其國盡力於田畝而已所謂雞犬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也知足之世不但兵連禍結鄰國侵伐雖四郊之內亦自生干戈猶曰舟中皆敵國也惟知足者隨大隨小無欲無羨不伎不求雖簞瓢而裕如雖茅茨而廓如常自足也又何罪禍咎之有哉罪者法網之入禍者患害之及咎者怨尤之加

可欲其端而欲得其究也此義本易知易見惟知足者中心恬澹虛明惟觀吾之所恒所感而通天地萬物之情是以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彼迷於欲者以耳目役其心知聞見有限而疑忘繼之所以出彌遠而知彌少者由其心之不知足也聖人之虛明也通於一萬事畢豈待行而後至見而後各哉是以情順萬事而無情不見有為之跡而物各得其成此非無欲者不能及也糞下諸本皆無車字按張衡東京賦云卻走馬以糞車是用老子全句也朱晦翁語錄亦有車字蓋本衡賦云車郊叶韻缺車字則無韻矣

右第三十七章

舊二今一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

浩然齋

直長六下

二

王

觀其所感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聞見

良心

凡有皆條併條有章意亦條之

帝則自順

所以不為為也

得萬物之情

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作聰明聖人無常心。以百姓

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之

在天下。怵怵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

目。聖人皆孩之。

承上章言為學日益出彌遠知彌少者也為道日損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為而成者也為學貴博故多聞多見日有所損損者損私心而

反無為也私心未易去亦未易盡故必損之又損然後私心漸盡雖有所為亦行其所無

事矣取得也天下者指人心而言蓋隨其所接而云非指海宇也體道至於無為則其得

非自然之道勞而無成矣故曰不足以得人

執已見惟以百姓心為心善不善信不信在

以謂之德善德信聖人之心何為其然也怵

也謂於善否信誕均以善信待之不為分別

所謂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蓋將使天下復其

無知之心百姓方且傾其耳目以伺察人之

是非而冀聖人是非之也聖人皆孩之待以

之既久則不善不信者可復善信而其善且

信者亦將忘其為善信矣所謂為天下渾其

心者如此此所以無事可以取天下而為道者之貴於日損也

### 右第三十八章

舊二或一今從一內聖外王之道在為道日損

一語聖人之所存純乎善信施於人也  
善以懷之信以待之視彼逆億以自賢  
者亦若嬰孩耳此非聖人自賢自大也  
專氣致柔不識不知自是嬰兒人已不

二而已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

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

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

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牙。兵

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此章詞意甚明白。解者多鑿不暇。悉辯讀者

有而無入而死也。皆指機而言。莊子曰：萬物

也。生之徒稟賦有壽者也。死之徒稟賦夭折

者也。斯二者天也。有人於此。本為壽之徒。而

動輒入於天之類。斯則人也。大率以十分論

之。各有三分。謂三者共九。而餘一。則歸善攝

生者鑿也。立言者豈必分釐毫忽之必盡哉。

夫何故。詰其動之死地之故也。謀生多方。勞

其神。搖其精。溘然澌盡。不得終其天年也。復

引古語以警之。攝生之善者。老莊屢言之。今

復為之贅說。以虛靜為裏。以柔弱為表。塊然  
如木石之無知。侗然如嬰兒之無欲。忘生虛  
已。大同於世。不縱情不忤物。是以物莫能傷  
也。無死地者。是謂攝生之善者也。王氏曰：至  
人者。明乎無我。反乎無朕。忘其肝膽。遺其耳  
目。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  
人。但知其無死。不知其本無生也。苟非其人。  
私計身心。妄生念慮。內則有疾。走之跡外。則



來猛虎之患矣

### 右第三十九章

道生之並。德畜之因材而為。質長短。物形之不能不然。勢成之。是以萬物莫

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

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無摩。長之育之滋潤。成之熟之裁制。

養之覆之金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不自尊貴。自然尊貴不見尊貴之跡。

此章言道為萬物之祖。曲成萬物之德。意在學者體道備德。以躋世於上古也。萬物在天

地間。有生。生之機。而未成。象屬之道。一見。幾微。即有元亨利貞之象。各遂其生。乃屬之德。

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管子曰。虛無無形之謂道。化育萬物之謂德。是也。至於物形既出。則

長短高下。貴賤彼此。相形而見。既顯。相形之跡。其勢必至於彼此相成。而後安。如非長不

成。短無短不見長。非賤不見貴。非貴不成。賤各安其分。然後謂之相成。惟相成。乃為道德

之本。然苟不相成。而相殘。相忌。雖亦形勢之所生。必竟出於有我之私。非道心之流行者

也。四之字。皆指萬物而言。又曰。物形之者。此物字。猶言質也。其言道德之尊貴。蓋吾心羞

惡。是非之發。見莫非道德之所為。是其尊之貴之之機。非有所使。而然也。尊者恭敬奉承

之。謂貴者奔走服役之。謂莫之命。而常自然者。羞惡是非之心。與生俱生。不學而能不慮

而知。故曰。自然。章首道德並舉。此獨言道。而以德置於終。先體後用也。道非德不顯。德非

道無本。前言生畜綱也。生畜之中。尚有許多精細條目。長者猶提拔也。育滋息也。成任質

浩然齋 通文卷之六 何

不斷也。熟成而久也。養純德體物也。覆愛護也。此皆極言道之曲成萬物之機。雖極尊貴而未嘗自尊自貴。其尊其貴皆出於自然也。末四句雖與上篇同。彼就人言。此以道言也。王氏曰：生者自無而有，所以資其始也。畜止也。養也。孕毓之義，所以資其生也。此二者自物生之前言也。形者氣之聚也。聚而人則為人，人之形圓顛方趾配天配地是已。聚而物則為物，物之形圓顛方趾配天配地是已。故曰：物形之勢者，形之止也。止而人則成人之勢，剛柔男女尊卑貴賤是已。止而物則成物之勢，飛潛動植洪纖高下是已。故曰：勢成之此二者，自物生之後言也。夫物之形勢原於道德。如此，是以萬物之生莫不尊道而貴德焉。薛氏曰：物無生而貴者，天子之貴命於天，諸侯之貴命於天子，惟道德之尊貴無所命者而本自尊貴。

### 右第四十章

天地間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

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

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

是謂襲常。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

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

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

誇，非道哉。

始者道也道本無始即天地之生而曰始也  
 道生天地萬物是為天下母也道為母則凡  
 發用皆為其子矣首二句言道之體用既得  
 其母以下皆就修道者而言言既知道為萬  
 物母反之吾身道即在此是得其母也既得  
 其母則凡成天下之亶亶者莫非由道而出  
 是因母而知子也知子者無感不照由體達  
 用也既能常知其發用則精神之凝聚又當  
 堅守其道心抱一無離也如此則與道為體  
 不入世途之險所以沒身無危殆之心或曰  
 毋坤道也子坎艮震巽離兌也知六子之應  
 用守坤之翕受而乾則妙於其間而無朕所  
 謂不離體用而不著體用者也塞兌以下詳  
 知子守母所以不殆之意兌口也塞兌不議  
 也門意也閉門不思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  
 旅不行后不省方亦此義也能謹言釋意則  
 終身應用而無勞何也物感於前不得已而  
 應之非有所設也非有所取也故不勞不然而

危殆有所不免矣何以能謹言忘意其功在  
 視於無形名恭克讓而已視於無形見小也  
 無形之小而獨見之非至明不能名恭克讓  
 守柔也守柔者濡弱謙虛以自居物莫與之  
 爭且隨在而得愛敬焉是守柔之強也是以  
 學者用吾天德之光以照萬物而安身立命  
 惟歸虛靈不昧之地庶幾可免怨尤災禍之  
 殃如此則謂之襲常薛氏曰光者明之發心  
 之感通之用也明者光之本心之知覺之體  
 也心體不能不發於用用之不已而不知復  
 反於本縱其情而害其性是貽其身之殃也  
 以感通為斯須之用以退藏為真常之本則  
 於內外動靜之理得矣襲重也此日用之常  
 復有常道存焉故曰襲常亦通介然以下申  
 明襲常之功也我者就體道者而言非老子  
 自謂也介然者有頃也猶云介然用之而成  
 路也施者敷施也以受為慊以施為畏與知  
 子守母建德若偷意同達之於用常有必不

得已而後行之意故曰惟施是畏所謂言若  
不出口身若不勝衣者言我用光復明之時  
湛然澄寂使我忽然有感將以闡大道於有  
爲尤必兢兢業業不敢輕率有爲也善襲常  
者如此夫道之在天下蕩蕩平平無偏無黨  
人已內外本合一而無異此其甚夷也不知  
襲常者徇私逐物見小欲速舍大道而趨捷  
徑觀其朝宁修整美潔而農田荒蕪家無儲  
積正可憂之甚也而爲上者方且服文彩帶  
利劔厭飫於飲食厚歛蒲羸若此者是亦取  
非其有於昏夜而以驕人於白日之類也豈  
古聖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之道哉此好徑者日趨於危  
亡貽其身之殃而莫救也

右第四十一章 舊三今一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即善證於祖元自然其道子孫祭祀不輟修

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  
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  
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  
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

此良心同也

善建善抱二句雖未著事物意實在君子之  
立業也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強  
爲善而已矣人之有所建立者惟務於善則  
其機在我故人不得而拔之有所捧持者惟  
務於善則善者我之固有又何由而有脫也  
即觀人之祖父立業在善者可以傳世而子  
而孫良心思慕祭祀不輟非不拔不脫之微  
乎不然式微之詠黍離之悲後人復哀後人

浩然齊 道義天下 何

也善者道之通于人而可欲者故以此不  
 不脫之道修其身則純一之德無失也竊謂  
 絕學而日損真性乃常存是也人能備此純  
 一之德于身則推之無不準動之無不應自  
 身而家而鄉而邦而天下亦皆不拔不脫矣  
 餘修身之餘所及也長視餘加長也豐視長  
 加大也普視大加徧也此道何以能遠近無  
 疑而行之無礙乎蓋吾之心即千萬人之心  
 千萬人之理即一人之理也觀者取法也猶  
 云治也以吾身而觀吾身則可以觀衆人之  
 身可以觀衆人之身者以其心之同也吾又  
 何以知此道可以修之於天下而天下皆不  
 能拔不能脫乎實以此良心之不二也以身  
 觀身即以人治人也四句只是物各付物意

右第四十二章

王氏曰以身觀身或謂  
 未免於自私不知有道

者以身觀身乃觀天下之一身爾隨  
 其所所在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不敢

曰貴以身為天下而實可以托於天下  
 豈若盜誇輕死之徒厚其身而薄天下

不知出乎爾者反乎爾又何以望不拔  
 不脫之道哉愚謂此句以言語論之為

家邦天下發端以事實論之為家邦天  
 下立本何言乎自私也薛氏曰朱子嘗

謂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不知老子便  
 是楊氏愚按楊氏為我蓋學老子之道

而得其一偏者猶墨子學大禹而差者  
 也考諸老子之書如此章所云豈徒為

我而已耶至於他章所謂萬物恃之以  
 生而不辭衣被萬物而不為主聖人常

善救人故無棄人既以為人已愈有既  
 以與人已愈多如此類者不能悉舉由

是觀之楊氏之學不盡合於老子明矣  
 昔人謂孟子不排老子其言殆未可非

不然孟子何以舍其師而攻其弟子哉  
 學者知孟子不排老子庶幾知老子之

浩然齋

通義卷一

十一

何

道未可輕議也愚謂孟子關楊氏不關老子猶關許行不關神農關墨氏不關大禹也後世學未及古人而能關孟子之所不關斥孔子之所稱者吾不知其何見

抱不離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

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

自然  
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噉和之至也

應感而不加意日和知和即知常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含者藏畜而不露也厚者深積也即抱一不

毒日螫猛獸虎豹之屬以爪足拏按曰據攫

鳥鷹隼之屬以翼距擊奪曰搏峻赤子之陰

莖也作舉也精如精氣為物之精號啼也嗑

咽也嗑咽破而聲嘶也和冲氣為和之和和

之至者得於天之本體未嘗失也含德而極

其厚如赤子然雖遇惡物不能傷也虎不食

醉人不食嬰兒以其神不散也何也彼赤子

者骨雖弱筋雖柔而手之握則甚固氣之專

也未知雌雄之事而陰自能起純陽之精之  
所使也不言氣而止言精省文也終日雖號  
而聲不變噉者自適其情不撓其性和之極  
也握固言氣峻作言精不噉言神含德之厚  
者如此其心常含至和而無變無滅是謂知  
常能知此常則幻妄不足以惑之故謂之明  
前篇云復命曰常知常曰明易曰各正性命  
保合太和是和即命命即和命以天賦而言  
和以人情而言彼多方以求益生之道此念  
即謂之妖心有所係而動氣以乘之即謂之

老子 浩然齋

通義卷下

一七二

何

強梁生本自然委之以無為可也。益生者以天為不足以人助之，是謂妖孽而禍生矣。氣本冲和，惟守之以柔弱可也。心使氣者，以心而動氣，是乃剷強而暴其氣矣。凡此恃壯以趨於老，與知常曰明者相反，是謂不道不道者，以氣則耗散而日消，以神則昏擾而日微。豈能久於世哉？竊謂毒蟲三句在此為衍文，蓋以毒蟲不螫攫鳥不搏二句事理紕繆，且文義無可附也。

右第四十三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有能謹言塞其兌。且閉其門。意挫其銳。利

解其紛。以和其光。至噴不惡同其塵。輝著以是謂玄同。至動不亂不可得而

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首二句汎言以起下文，乃明含德之厚者其用功守中也。道隱無名，知道者自明自覺，何象可言，非故不言不能言也。其務言者，英華是逐，忘其所從出，非不能知，不及知也。下文發明不言之可貴，塞兌以下六句解見前篇此畧不同，此承知者不言以盡無言之益，塞兌緘口也。閉門淨意也。言由意出，故無思為本。二句是綱，下四句是目。挫吾之銳以解世之紛和，吾之光以同世之塵，在已在人，銳鈍明晦兩無分別，與世大同無跡可見，則其含德幽深微渺而不可識，所以為厚也。夫如是則心同太虛，纖塵不染，望之儼然，不可得而親，即之也。溫不可得而疎，少私寡欲，不可得而利，同人于野，不可得而害，不羨寵榮，不可得而貴，不嫌卑污，不可得而賤。蓋有人之形，無人之情，超然於萬物之上，天下之貴何以

浩然齋 皇朝文獻卷下 三 王

加此即義之交曰親踈即物之加曰利害即位之遇曰貴賤皆情而見者也

右第四十四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李簡也吾何以

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

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

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

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本於我無欲而

民自樸其政悶悶其民醇醇苟務奇則其政察察其民

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

無正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固日夕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

而不耀

此亦承善建善抱含德之厚而言且悲後世

故而不知救也與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

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正萬民以察同肯

無事取天下篇內屢見蓋深致丁寧之意以

為今之時以正治國惟務紀綱法度之明束

縛馳驟乎民而已孰知無事可以取天下乎吾

凌奪乎人而已孰知無事可以取天下乎吾

浩然齋

道長六二

五



相承言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者何也以法  
 令滋章而盜賊多有也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者何也以民多技巧而奇物滋起也不斥言  
 君而曰天下曰人者緩辭也蓋法令繁則刑  
 罰不中民無定趨漸激而為盜此民之所以  
 彌貧也上務智慧則奸偽日生變亂黑白譁  
 張為幻併仁義聖智而竊之此國家所以彌  
 昏也以正治國者其究如此故古聖人有言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  
 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可以證無事  
 可以取天下也上苟有為則民日趨智上紛  
 擾則民作慝上生事則民不安其業上有欲  
 則民忘其真此四句其機歸於無欲有欲則  
 有事有事則不靜不靜必有為靜與欲內之  
 病也事與為外之擾也誠能無事如聖人之  
 所言其政悶悶則其民化於樸而醇醇矣苟  
 法令滋章其政察察則民勞於缺乏而盜賊  
 依於機也伏者藏於下也大抵天地鬼神之

機以人情為之準禍福相為倚伏往來無窮  
 者慎無恃其法令以為服民之具須知法令  
 久則必敝敝則設奇以救之雖曰一時之善  
 而妖孽實自此始民迷於是非其來已久豈  
 可復為察察之政以啓其聞智亂政之心哉  
 是以聖人之處世一惟順物之情因物之形  
 各成其材而不叅以己之能也方必有廉廉  
 出於直割傷破也劇絕斷也肆縱情也擢矜  
 張也王氏曰方方正也廉廉潔也劇亦割也  
 皆稜角傷刺之意直則直也光明白也四者  
 皆善行也然常人之自有其善未免生弊方必  
 刺人廉必礙物直則狂而肆光則炫而耀始  
 也本正而反為奇本善而反為妖其究也本  
 以求福而反伏乎禍矣聖人之道無為也四  
 者有時而應用而不自以為善而執之也蓋  
 超乎衆善之上而出乎禍福善敗之外夫何  
 弊之有政之悶悶而民之醇醇也以此無事

不可以取天下乎亦通

右第四十五章

舊二或一今從一薛氏曰昔司馬遷作老莊申

韓列傳其言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後之學者讀遷之書不詳乃以為申韓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其亦誤矣夫遷所謂皆原於道德之意者此統論三子云爾其曰慘礪少恩則專言韓非之弊非謂亦原於道德之意也至蘇子瞻又傳會而為之說曰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遊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張文潛亦曰無情之至至於無親此刑名之所以用也考亭頗以二子之言為然且曰太史公將老子與申韓同傳不是強安排源流實是如此噫彼二子文士之言特言之成章則不顧是非之實蓋無足議獨考亭此言殆亦考之不審者矣古者刑名之學雖有宗於黃老者然不過假其一

二言之近似若其大體之駁豈真出於黃老哉且申韓殺人以行法而老子有代大匠斲之喻申韓挾數以御下而老子有以智治國之戒安有道不同如是而謂其源流之同哉然則考亭之言意者以蘇張而誤而蘇張之誤實遷啓之也予嘗謂後世知尊老子者如遷蓋寡要亦知老子之淺者爾如曰皆原於道德之意斯言亦不能無失若夫以申韓同傳則又失之大者予觀申韓之術其

責名實循理勢雖畧放於道家因應之說乃其實則苛察繳繞正老子所謂察察之政以此言之固不可以為原於道德之意至若二子之行事曾不得與老聃之役齒惡可取其一節之或似而猥使之同傳哉自遷創此論或者因文傳會其說使老子不列於經世之書且負謗於後世遷不得辭其責矣

治人事天莫如嗇應言成已以成物夫唯嗇是以早復早復謂

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

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

久古語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

此章解者多因章內有國字遂以治國為訓

見以為此與復卦大義相同曰人曰天皆就

吾身而言人者形也天者性也猶曰修身養

性莫如嗇嗇謂所入不輕出所用不多耗是

故嗇也者留形惜氣之要術也早復不待有

失而後復自童真時成性便自存存故曰早

復其言復者必反觀而後見也重積德德者

天所賦性所具物我無間相孚相濟者也早

復既有得矣以嗇為道則所入所用克實光

輝益增於前故曰重積德猶曰徙義所以崇德也德既重積則吾之神氣冲融無入而不自得故曰無不克如此則至誠無息不知老之將至是謂莫知其極也學至於此方可謂之踐形是即君有國也國喻形骸何以謂莫知其極此性既早復則所以為萬物之母者在於我而形骸皆其所生形神不離而神為之主則其形豈不長久住世乎古人所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如此吳氏曰氣為身形

浩然齋

通孝卷下

三十三

文

之母氣能留形而形亦能留氣氣之生於下者如木之有根養形以培其根則根深矣氣之榮於上者如果實之有柢養形以滋其柢則柢固矣根深木不枯瘁柢固則實不殞落根深柢固者形之留氣也  
長生久視者氣之留形也

右第四十六章

晦庵曰老子言治人事

要收歛不要放出又曰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復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僅可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如某此身已自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倒雖欲修養亦何能有益邪今年得蔡季通書說近來深

薛氏曰晦翁之言得之而不盡者也西

原此語緩詞也愚惟只要收歛不要放

出此非親證蓋影響想像也無放即無

收無歛即無一物天地之間屈伸消息無

頃刻之停無一物不同但吾人形生神

發之後只是飛揚馳逐處多雖天機不

能無收歛要亦不能勝其放出者是以

昏迷醉夢鮮克終其天年老子所謂嗇

非閉而不放出也其天年老子所謂嗇

破屋相似亦非親證之言也人無二心

心無二念不論老幼知得修省纔肯嗇  
以為功多寡受益若曰東扶西倒是未  
知在一處用功之言也此念扶則不倒  
倒則非扶為仁由已豈有施功無所者  
又曰城郭不完不知所指何物若指形  
骸原無損失若指精氣則生生之機天  
人之間未嘗止息但有老少強弱之不

同用功有難易爾余患人之以遲暮自棄不能勵朝聞夕死之志如衛武公之求警於國也故復整此以發西原未盡之意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涖天下其鬼不神非

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

亦不傷神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此言為政易簡在和氣克積神人合德首二句喝破本意下文申明之也國將興聽命於人國將亡聽命於神亦此意以道涖天下行其所無事則百姓各安其生各治其業鬼神無所顯其靈異也鬼謂陰陽之常職神謂陰陽之英爽惟人道乖錯上下差怨傷天地之和則陰陽之氣始失序而災殄傷人矣聖人不擾於天下與鬼神合其吉凶鬼以人有德而歸順人合神之德而不乖故曰交歸列子曰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教常豐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此聖人不傷神之所致也故治大國之方若育小鮮不擾而已豈惟大國雖臨天下者亦莫加此

右第四十七章 愚謂烹小鮮與鬼不傷人義不相蒙予直以為

育字之誤均以不擾為事烹恐糜爛其質育恐驚擾其生烹期於適口育期於生物此千載不疑之案體道者孰取焉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

勝牡以靜乃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

浩然齋 月長卷下 三

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先為下。

此承治大國在乎不傷人而言其不傷人之原於能下也。交會也。取得其心也。以取取人也。而取取於人也。下流如水之為江海也。大國者小國之所向慕而賴之。以為安者也。故為天下之交。必若海之居於最下。而後衆水歸焉。下而不靜。則擾擾汨汨。雖得物歸而不寧。近者不悅。遠者何自而來。正與育小鮮相應。必如物之牝者。常以虛靜勝。副躁蓋靜。可久而動。不能久。剛折而柔存也。故牝之勝牡。靜而下也。今之大國。能以謙下自居。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以謙下自居。則大國納之。或取人或取於人。皆以能下為德。而機權則在於大國。原大國之心。不過欲兼畜人。不兼畜則德不足。以遠施。威不足。以遠禦。一國不附。則不可謂之兼畜。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不入事則不能保其國。欲兩者各得其願。則大者宜為下。何也。我苟不能下。則小國以我為無禮。或改事他國。雖曰小國之未能下。實由我不能下。以起之。故大者所務。尤當以下自居也。孟子謂仁者以大事小。樂天者也。可以保天。下智者以小事大。畏天者也。可以保其國。大義同此。孟子論交鄰。故兩平。此論心曲及統御之道。故責在大國。責歸大國。更有領二家之言。或疑不同。各有攸當而已。

右第四十八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

言可以示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

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

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不犯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此即前章萬物尊道貴德之意而申言人當自求尊貴也與尊也深遠也寶者珍重而濟物者也保者保聚之義依之而求安也美言良言也如法語異言之類示開啓人之蒙蔽也尊行動靜有法舉止不苟也加人起人之敬重若我加於人上者此二句即實上為寶所保之事以見道之為奧於萬物也大旨重在善人故下文乃原其心只是無棄人而已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道者萬物之所尊何以見之今有見曉於冥冥得珠於罔象者則以之為寶守之而不失用之而不窮在眾人亦依之而為安雖日用不知而懼禍圖存之心不能忘是道之所保也道之利於人無善無不善如此所以為萬物之奧也何

者有嘉言則可以開示不善者而使之善所謂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也有善行則威儀赫咥有以動觀者之敬信所謂與人並立而人自化彼因得以免禍也原其心見人之未善且將哀矜其無知何忍置之度外不與曲成之也其度量無所不容如此則其可尊可貴為何如陳白沙曰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故立我為天子置我於三公居有拱璧之富行有駟馬之先人爵似亦可貴矣不如安坐而進此道以天地萬物為度富貴之無比也且古之所以貴此道者豈不曰有求則得有罪可免耶蓋求之在我固無不得親九族而九族睦平章百姓而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而黎民於變時雍盡事親之道而頑父底豫是求以得也畏天尊道嗜慾循乎天理不縱情不妨物罪固免矣設以君子而或不仁仁政所在宥過無大是

浩然齋

通義卷下

三十一

有罪亦得以免也。即其覆育無知富貴不能  
加固為至貴矣。况能給人之求免人之罪。則  
天下之可貴者孰加於此。此所以坐  
進此道之獨勝也。末句總繳上四端。

右第四十九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

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

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

以聖人尤難之。故終無難。其安易持。其未兆

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

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

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

之。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

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

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

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此承上文而言。坐進此道之方。因以見無為

之實功也。首句與末句正相呼應。大小至成

其大言心之大小。輕諾至無難言心之難易。其安至未亂。明圖之於易也。合抱至足。下明為之於細也。為者敗之。至故無失。承二敗字而言。民之從事。至無敗事。承二終字而言。是



以聖人至末總繳前六段意以歸宿於無為也其意以為進道之方何如為其無為而已何以為其無為也身之所行以無事為真宅若禹之行水也口之所食以無味為咀嚼食毋也即淡而不厭之物至於外感不論其大小多少雖有怨亦惟稱物平施而不取匿怨有所作為以報之也引伸觸類無適不然是則可謂無為矣大抵善圖難者必先於其易者而圖之善為大者必先於其細者而為之蓋以天下之事物初本易而小也以人忽而不圖故至於難與大是以聖人自始至終無時不知無事不謹幾緘方見不敢以為易且小也必預為之圖故能無事不濟無物不成不見其有為而能成其大也凡人於人之見求者不自量而輕諾其終也必不能踐是以寡信由其見事不思乘之以易心及其終也或力不贍或時有阻乃至於難踐初約勢則然也聖人重然諾愛頻笑故當事之易且

不至於大時勢尚安也故易持禍亂未有朕兆息之則易謀蓋以禍亂初起其結構尚脆而易破其幾至微而易散事勢然也聖人炳於幾先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所以無難也今觀物則有然者矣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苟折毫末則無合抱之木平累土止初步義同豈非脆之易破微之易散哉折毫末平累土止初步不見其有為也至於合抱九層千里而後始為之不亦難且大哉祗見敗事而已若復執其為難為大之方而不改必至於失其所為而後止也聖人於事之前無作為之意故不敗於事之後無固執之意故無失衆人不知此機故凡有所事至於將成而終必敗者以其忽於幾微至於難且大而後逞其有知有為也苟知慎終如始如聖人者則無敗事矣慎終如始之義不但世事之操持不

浩然齋

通義卷六

三

失赤子之心亦檢身之終始也故復原聖人無為之本在見素抱樸衆人所不欲聖人欲之難得之貨聖人所不貴衆人貴之是以聖人欲在無欲不貴難得之貨以起天下之爭心絕學無憂為道日損衆人之所不學聖人學之前識日益聖人之所不學衆人學之是以聖人學在無學凡衆人之所迷誤者聖人皆將使之復歸於無過以輔其自然之道使萬物各得其所而不敢有所作為以害之此無為之益也

右第五十章

舊三今一猶龍翁所謂無為者此章顯其幾矣為之

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此其作用之大都也孰謂此翁忘世之學刑名之術而與

舜孔異道哉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

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

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

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意本言治而但曰為道蓋以復民性為主民性復而天下治矣初發其端次原其故下即歸責於君也言古之知治道者凡其設施非欲開民之知識實欲反其誠樸也察察之政利器示人開其知識也悶悶之政為天下渾其心反其誠樸也知識開而日漓誠樸反而日淳非以道治天下者孰能察其幾乎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何以言之生民之初混沌未鑿智慧未開教之則易施令之則易從逮夫積習於智偽舞術以自便巧文以避法而上之人始無如之何矣民之不可明也如此然民之尚智豈無因而成俗哉良

由司治者啓之也故設機伏弄法制詳明以智治國若將以範圍百姓也政察察者民必缺缺而反爲國之害廓然於中坦然於世有感即應無將無迎是不以智治國也民猶獸之在壙魚之在淵若將無統紀也然而不以智治國者政則悶悶而民醇醇民之質矣日用飲食非國之福而何明民而反爲害愚民而反爲福此兩者非善爲道者不能知也知之則可以爲天下楷式矣爲天下楷式則淳樸不鑿知識無形豈非精微幽深之治乎蓋此玄德深而人不易測遠而人不易窮與趨利爭名尚察察者相反然其究也名利交歸至於大順順者天之道也百福之總也治而至於大順則國之爲福不可量矣既云以智治國反而言之當云以樸今不言以樸而曰不以智聖人知言之功精純乃如此蓋言以樸則樸亦一術用之以爲治也其去用智也幾希惟云不以智則去其智而已智去則坦然無事蕩蕩自適隨感而應無所用其知識此惟默識而已莊子謂執居無事而推行是深得不以智之旨於是益

### 右第五十一章

濂溪先生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佚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

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周子之意與此章之指相近是以晦庵謂其言似莊老云愚謂是非之心人所同也肆觀國初開創上下俱醇樸故政簡而民安叔季之世上下俱闢智術故政繁而民亂民亂而智者死愚者存愚者存而天心安天心安而聖人出天下定矣漢宣唐德宋神三君之後比之開國之時則智之賊國也可信矣楊龜山曰生齒繁則天下亂故孔子必欲富之而復教之也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谷聖人

欲上民之欲必以言下之民欲先民之行必以身後之民是

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

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無上人之志故天下莫能與

之爭

此正上篇後身身先外身身存之實亦以終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之意其立

詞體製猶詩之興即物以起所欲言者也王

之為義本曰歸往詩云及爾出王書法六義

會意人君法天為治為人心所歸向遂以為

尊稱善下者誠然甘下無所求無所憎愛也

江海居於極下而百川朝宗焉以其誠然其

意下且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無一毫

自賢自是之心故聖人雖居萬民之上而民

不見其壓已雖行於萬民之前而民不見其

妨蔽乎已是以天下之民推戴而不厭民之

推戴由於不重不害不重不害由於下之後

也此民所以樂於推戴無能無貴以起爭心

也蓋我以言下人天下感之而亦下人矣我

以身後人天下亦感之而後人矣天下皆下

人後人又何有於爭哉其樂與不重不害相

應推與不厭莫爭相應末二句申結其義解

見前篇林氏曰雖有聖人之德猶且謙讓自

居非圖於上人先人而為之也况眾人乎亦

浩然齋

通王氏曰聖人不爭何為而欲上民先民也哉民生有欲無主乃亂天生聖人於其間必命之以為天下王使之居上以臨之居先以倡導之蓋亦有辭之而不得者矣然既受命而當是任必盡其道而後可下之則雖處上而忘乎上之尊故民亦不以為重而壓已也後之則雖處前而不圖前之利故民亦不以為擾而害已也夫民以為重且害者不能一朝居也所謂時日曷喪是也反是故天下欣戴而無厭戰之心所謂俟我后后來其蘇是也由是觀之則聖人所以能為天下主者亦以其善下爾

右第五十二章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又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之為德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難名者惟在謙下而已慈者謙之發人稱聖人之大而又病其似不肖者猶曰博學而無所成名也然不知其無所肖者正以其大爾若有所肖則同於一物何足以為大故曰又矣其細也下即反覆言其所以為大而似不肖也舉世皆以武勇廣大強梁為賢而聖人所貴重者一切反之真有似乎不肖矣然不知勇者不能慈而慈者必有勇故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廣者不能儉而儉者必能廣故曰與之粟九百辭曰毋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強梁者不得其死而不  
 敢為天下先者乃能成器之長器者人之材  
 能也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  
 則不肖一物而無物不可肖此其所以為大  
 也今指當時而言莫不舍慈而務勇舍儉而  
 務廣舍後而務先亦惟期肖於斯世之所尚  
 而已今之犯難而行動之死地雖欲肖也其  
 可得乎成器長猶言首出庶物為天下君也  
 末復結之以慈蓋慈者人心之良能三寶之  
 首能慈則儉與後在其中矣後即克讓也人  
 而能慈則近者悅遠者來雖鄰國亦且仰之  
 若父母以戰則勝子弟不忍攻其父母也以  
 守則固子弟不欲棄其父母也縱有來敵來  
 攻之寇多助之至亦必能勝能固設或人力  
 不逮天亦將救助之以慈召慈故天亦以慈  
 衛護之不使其受傷敗也漢高睢水之風光  
 武滹沱之水非其證乎曹操符堅吞噬無厭  
 豈非舍慈儉讓而務勇廣先者之必死乎

右第五十三章

舊二今一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爭善  
 用人者為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是謂配天古之極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  
 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  
 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  
 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

此申言慈之為寶也四善字三言用兵一言  
 用人三言用已一言忘已也下者不武不怒  
 浩然齋

不爭之本武壯而大也用兵之常軍容必欲其壯大整飭士卒必激發其怒氣而後可以臨敵取勝之道必較曲直以奪氣善勝者不然其為士也武不賴於軍容戰不賴於奮怒勝不在於較曲直其武也尚德而已其戰也恬澹而已其勝也廟筭預定而已是何也善用人而不自用也用人之所以善者虚心下人取諸人以為善也夫其取諸人以為善也是不爭之德也不恃已之智能而用人之力以成事如天之無為而成故曰配天此惟上古聖人德極其至者能如此非中古與今之所及也故曰古之極又推原慈之所以為德由於不敢之心遂即善用兵者之自言其心也

不敢為主不伐人以召兵端為客不得已而應敵也雖為應兵亦不敢少進求與敵遇寧遠退以避敵此二句兵家之常言老子取其善而稱之也復中其意以為不敢少進而寧遠退不忍人之危也

向往之心不攘臂以執兵雖有臂而無用臂之心雖遇敵而無必戰之心雖執兵而無恃兵之心不敢輕敵如此是知機事不可不密所以臨事而懼也由此觀之禍莫大於輕敵兵驕者敗輕敵則刑人惟恐不勝將喪吾不忍人之心矣幾者將然之辭初有輕敵之心必有所失以失為懲創則不至大有所喪也儻輕敵之心如故必至於億喪具而後已曰幾者警其預謹也吾寶兼慈儉後而言而慈為本也故觀兵者於凡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憫殺傷之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已齊破燕圍即墨城中哭聲聞於野出戰齊師敗績蓋樂殺人者違天心失人心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竊又以為輕敵喪寶亦養生者所當知莊子畏途之喻正閔世衰寶於刀口蜜也

右第五十四章

舊二或連上章為一今分此自為一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急忽也其於欲莫能行言

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

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知其不知上

不知其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

### 其病病

儉也

老子自歎天下莫之信從蓋承言儉之為寶

也其言道也德也教人柔弱謙下而已也此

亦甚易知甚易行者柰何世降俗頹人以勇

廣先為得莫察其言之易知是故莫能行其

柔弱謙下之事也又自表其言非無稽也愚

者自不信爾宗統一族君主一國者也其言

原於道德是言有宗也可以明得失之辨考

以不察於吾言而不能信從是可歎也知我

者希則我貴矣前既歎之此若幸之何也非

幸也深憫之也若使人人知我之言則我與

衆同不足貴矣今知我者希則吾言為希有

之物豈不可貴哉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示我

之可貴啓人之求貴故復致意欲人不以易

而忽之也遂言聖人不求人知以證人不我

知之故即為腹不為目之意聖人之言貌雖

簡樸不美而中有至德存焉亦猶夫人服被

粗賤而中懷純粹之寶豈可見外之粗賤而

不求其所蘊之純粹哉既謂知我者希而復

為是言者望人之知而行之也既又恐其強

所不知以為知則弊愈甚矣故指真知與識

情之異使之知所辨也常知而無所知者性

情之本也猶鏡之明也物至知知者性動而識

情生矣猶鏡之照也眩於物交之知而不察

真知之無知世之通弊也故得道者復於不

何



知斯為上矣。上者即上德也。即上篇所謂滌除玄覽，能無疵。除玄覽是工夫，無疵則復本體矣。此云知不知者，是知其本體也。能知不知道者，不肯精明其本體之知，則昏迷於外，感逐照而忘明之所在。一切妄知妄見，牽情蔽性，成愚成狂，是為病也。知妄知為病，而暢然知反妄，斯去矣。聖人無妄知，之病由其以妄知之病為蔽心之病也。是謂知其不知者，為上欲知吾言之易知而見之於行，其惟知其不知者乎。夫惟被褐是以莫知其懷，玉惟所懷者玉也。是以不病。

右第五十五章

舊二今一即艮卦之義。莊子曰：知謂無為，謂曰

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以之言問乎狂屈。狂屈曰：知矣。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

其所欲言知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應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矣。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子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狎，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

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敢

此復申明不敢先之義言不敢先者無威可畏太上不知有之是民不畏威矣民忘帝力則四海共戴一出言而天下應之非大威之至而何欲大威之至其功在於安分盡心即身之所居者不敢忽畧而有過分之思其所賴以為生道者則盡心力而為之不敢以為勞而厭怠也其功如此非二端也惟其不敢忽畧於所居之位是以不厭怠於資生之業自知自檢飭盡分也不自見不誇張其所有也即其自檢飭是自愛也不誇張不自貴也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聖人自知原於自愛不自見原於不自貴勇於不敢自愛莫加焉非自檢飭不成自愛勇於不敢真不自貴也稍自表暴即是自貴矣自貴者必有野心惟不自貴所以民不見其可畏也去彼取此去敢而取不敢也

右第五十六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理也此兩者或利或

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尤難之天

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

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此承上言勇者決也決於敢謂決於有為如任情恣意則取死之道也決於不敢如謙讓不違是保身之道也兩者利害本甚明然亦有幸不幸而所遇反其常者故或之此機皆出於天其不敢而利本然之感召也隱微之地蓋有人不及知而天獨鑒之者故利害所加不能以吾之見為定也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雖本於性其實有命於其間所以

聖人於此持其難其慎之心必求盡分以盡其性不敢委於命而忽於所遇也大抵天道有先屈而後伸先伸而後屈禍藏於福之中福寓於禍之內非取必於目前者所能知也蓋以天之為道不與人爭而人莫不服從之不待有言而無感不應無所呼召而常若有臨之者坦然無事巧於計畫此天網之所以廣大若踈濶然未嘗有一報之不稱情者此聖人所以尤難之而決於不敢也末二句總繳上四句不爭不言不召坦然踈也善勝善應自來善謀不失也只言人不能勝天之意古語此老有記性無急性與此意同

右第五十七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真若使民常畏死而為竒者巧異吾得執而殺之民不犯孰敢嘗有司殺者夫為身取

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

有不傷手矣況代司殺乎

此承上言何故聖人尤難之也蓋人之情不畏死也奈何為政而任刑者欲以死懼民哉若使民果畏死彼凡為竒巧者吾得執而殺之則孰敢以身試有司之殺者夫司殺天道也鬼神存焉吾不可以上下其手也今為政者竊弄威福不顧天理是奪司殺者之權以殺人也豈不猶代大匠之斲木乎非大匠之任無大匠之能而欲代大匠斲吾知木未斲而手已傷此聖人所以不敢輕視民命而任情於好惡也夫民不畏死非止所惡有甚於死之意乃俯仰衣食無所賴則冒死而求之此不畏死之情故承之以饑與難治而繼之以輕死皆所以足不畏死之義吁嗟乎悲夫知竒巧之犯禁而復為竒巧固不免於死矣

知天理之有報而不顧天理其能免於天刑乎希不傷手之戒將必有信之者

### 右第五十八章

草莽微臣朱得之粵仰稽我

大祖高皇帝御製道德經序有曰朕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問道諸人人皆我見一日試覽群書有道德經一冊見其文淺而意奧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

於戲休哉

天縱

至聖乘時御天從善好古不徒空言若决江

可承世無愆敢為我

天祖此序頌利世而溥浩浩惟天亦又何求

仁人之言慈母嬰兒不見其愆敢為老子此

章頌

風道糜費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

風馳智巧

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

多所善說智巧

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

莫不然至如物之微者

貴生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

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堅強者死之徒柔

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堅

強處下柔弱處上

卑之

尊之

承上民不畏死而原其故天下之物相生相  
 養本無不足民之有饑以其上之微科無常  
 所入不足以資其所出是以不足以供旦夕  
 而至於饑饑則難治矣民之難治以其上之  
 政事紛更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國多事則姦  
 邪生所以難治也饑而至於難治則不以死  
 為事而輕之矣其輕死之故以求生之厚而  
 不得遂至於輕死由是觀之難治起於饑而  
 至於輕死固以貴其生而求厚之也至於上  
 之務有為而食稅多者亦以貴其生而求厚  
 之也故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設使上不  
 厚其生則可以無為不至食稅之多民將易  
 治矣下不厚其生則素貧賤行乎貧賤不至  
 抗法而輕死故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  
 貴生賢之云者勝也又原難治之情以示戒  
 欲人不輕其死也今夫人之生也柔弱其死  
 也堅強人之所共知也強者硬也讀作去聲  
 也堅強人之所共知也萬物莫不然草木物

之微者也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硬何為其  
 然也和氣融而柔弱和氣去而堅強也是故  
 堅強者不論人物皆為死之類柔弱者亦不  
 論人物皆為生之類此天地間有形質者體  
 段皆如是也至於世事兵強以為能則人預  
 有以待我不足以取勝木有堅強之質則為  
 匠氏所共取而不得如柔脆者能保其生也  
 所以物之堅強者人必賤之柔弱者人必貴  
 之處下處上者置之貴賤之列也  
 列子引此曰兵強則屈木強則折

右第五十九章 舊二今一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  
 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  
 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

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邪。

張弓者弓人調理弓幹使之和平可用也。調理而曰張者。屢屈屢伸而試之也。下四句皆其事。即此可以觀天道。損上而益下。損有餘而補不足也。天道均平。而人情反之。炎者趨而涼者棄。富者譽而貧者毀。此其遠天也。甚矣。求之於世。孰能以我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乎。惟有道者與天合德。而後能也。故稽之往聖。凡天下之事。莫不爲之不自誇其勞。至於功成。亦不自居其功。若此者。豈非不自顯其能耶。此以有餘奉不足之道也。何以能有餘。聖人不積。既已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惟所過者化。則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矣。

右第六十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上章剛柔並舉。以見得失。此復剛柔相校。以見剛之必不如柔。而證之以古聖之語也。正言若反。一句則猶龍翁憫世。莫能行而指其迷。以爲此正道也。聖人之所行也。其無以爲反乎。王氏曰。今夫水指之則勝。蹈之則勝。柔矣。而非其至也。至於藏垢納汗。處衆人所惡。而其柔弱無以加矣。然而以之攻堅。則千仞之隄潰於蟻穴。而堅者不能勝也。以之攻強。則燎原之勢。撲爲煨燼。強者不能勝也。欲攻堅強也。果無物以易乎水矣。由水觀之。則凡

柔弱之勝剛強其事易見其理亦易明也亦  
吾之常言易知易行者然而天下卒莫能行  
其知者何耶蓋水以歲垢為柔人而如是世  
俗之所耻也故復引聖人之言以曉之受國  
之垢如太王事熏鬻勾踐事吳是也受國之  
不祥如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也其後卒為  
王為王居然可見矣正言若反老子斷聖人  
之言也謂此言本正理也世人但以樂勝耻  
負之為強而不知耻非其耻者之可醜又不  
知引過自咎者之為勇故視之若反爾倒置  
之民迷也久矣

右第六十一章 舊二今一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  
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轍天

道無親常與善人

物我相形之際設有相責怨之所由生也相  
責不已怨之所由積也怨積而讐讐成而不  
易解矣我欲從而解之不能不出相規之言  
使之退省以要於和也夫以積久未平之心  
而聽退省規過之言我雖尊且愛彼非清明  
大勇者不能無少芥蒂也有之則成心難忘  
彼怨未釋而我增其餘怨矣非善也是以聖  
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左下也卑順也人心  
并合在卑下聖人之所自安者在此蓋契券  
之為用一物而中分之執左者以待合執右  
者以來合右常求左而左無求於右右常動  
而在常靜也周禮謂左司與右司取是也聖  
人盡其在已而不校乎人之得失其象如此  
則於世之親疎恩怨一聽於天斯乃可以為  
善也司契只在人情真處事理公同處盤桓  
司常道司常名也司轍只在形跡顯明處較

量司可道司可名者也此王霸之辯王者合  
天霸者侮天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柔順若水  
豈非合天之善而為天之所與乎此則慎有  
餘而補不足之明驗也疑亦承上章之義

### 右第六十二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知誠而不用使民重死敬身

而不遠徙無外慕雖有舟車無趨就無所乘之各目雖有甲兵無

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

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

至老死不相往來

廣土衆民不敢以自許惟小國寡民或可自  
任以其易治也即此一言非中心謙虛濡弱

者不能也什伯者編物為行列以一計十以  
一計百之名器以什伯稱者言外見風俗同

而閭里裕也器用雖多而不用以其無貪求  
不營為也上無道民或輕死且遠徙以避之

國有道則各遂其生以死為重不苟且以致  
疾犯法且安土而無外慕不輕去其鄉所謂

死徙無出鄉是也此二句是綱下文是目舟  
車甲兵四句不用什伯之器也甘其食以下

重死不遠徙也章內三使字責在政本君風  
民草可不慎歟有舟車而不乘趨競風消無

往來也有甲兵而不陳爭奪機息無戰伐也  
民淳事簡上古之俗可復也雖有書契以代

結繩今使之不用書契而用結繩也何以見  
之以所食之食為甘以所服之服為美充然

自足以愛養其生所以重死不厭其所生也  
以所棲之居為安而安之以所與之俗為樂

而樂之不狎其所居也無待遠交以市利不  
事游說以干時所以不遠徙也知止知足如



此是以最近之邦耳目可以及其物色者往來不難也民亦無往無來不但一時如此雖至老且死而猶然也非知止知足安於自然者不能食服居俗以人情緩急為之序舟車甲兵之不用由於知止知足也惟其資生者足以自樂所以雖至近而無交而舟車不用也况甲兵乎况遠徙乎

### 石第六十三章

此老子憫世之漓戰爭將不息故著此書篇終

聊爾自許得善人之道以為君長也與文王既没文不在茲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意同而老子且不以我與於其間蓋亦以為為不必其功之在已有用其道者則淳樸可復而種種多事不待禁而自息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

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

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無害聖人

之道為而不爭

信言者心觸而聲發如喪之戚滴血尋屍懇切簡易何暇為美凡有華飾可以悅人不免經營結搆影響外馳必不由衷也善其事者為之而已盡心盡力惟恐其鰥曠何暇與人較長短辨是非其好辨者襲短掩長出奇闢巧於其所事必不能縝密令終知者湛一之區虛靈不昧一斑不存廣大如天地無窮如四時專一而精明何暇為博其務博者汎問遠思廣記格式勞其神而忘其心之明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不知味所謂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何所知乎信言二句是綱善知二端是目然有相因之義博生辨辨生美

三者雖歸宿於美信其旨尚富也博以多聞  
強記而言非知性者也辨以是非去就而言  
非忘我者也美以眩俗迷真而言非率性者  
也不積三句知者之不博也天之道四句善  
者之不辨也務博者貨而殖之故有積累之  
多守知者洗心藏密空空自如隨感而應隨  
應而竭故曰不積此實過化存神之意為人  
者以善為人謀并舉其未善使人自擇所從  
也如多言不如守中無私成私之類已愈有  
言其為已謀者即寓於為人之中生生之不  
窮也與人者以善言勸助於人使其去惡而  
向善去有為而務無為如知美為美則惡矣  
上善若水之類已愈多言左右逢其原無入  
而不自得也豈若務博者聞見有限乎此橐  
籥之謂也或曰以物周急如財散民聚府庫  
皆其有也至若天道無言發育萬物若見何  
者可利何者可害則有辨有爭也有利無害  
一而不貳何辨何爭觀天道可以知聖人聖

人之於世凡所以植民之生復民之性者無  
所不用其極匡直輔翼使自得之而已聖人  
不與力焉故曰為而不爭又按篇末二章前  
自表其所行此自表其所言是為常道而非  
可道之道也五千餘言意不出此其曰無名  
者原天地未生之始不爭者要聖哲始終之  
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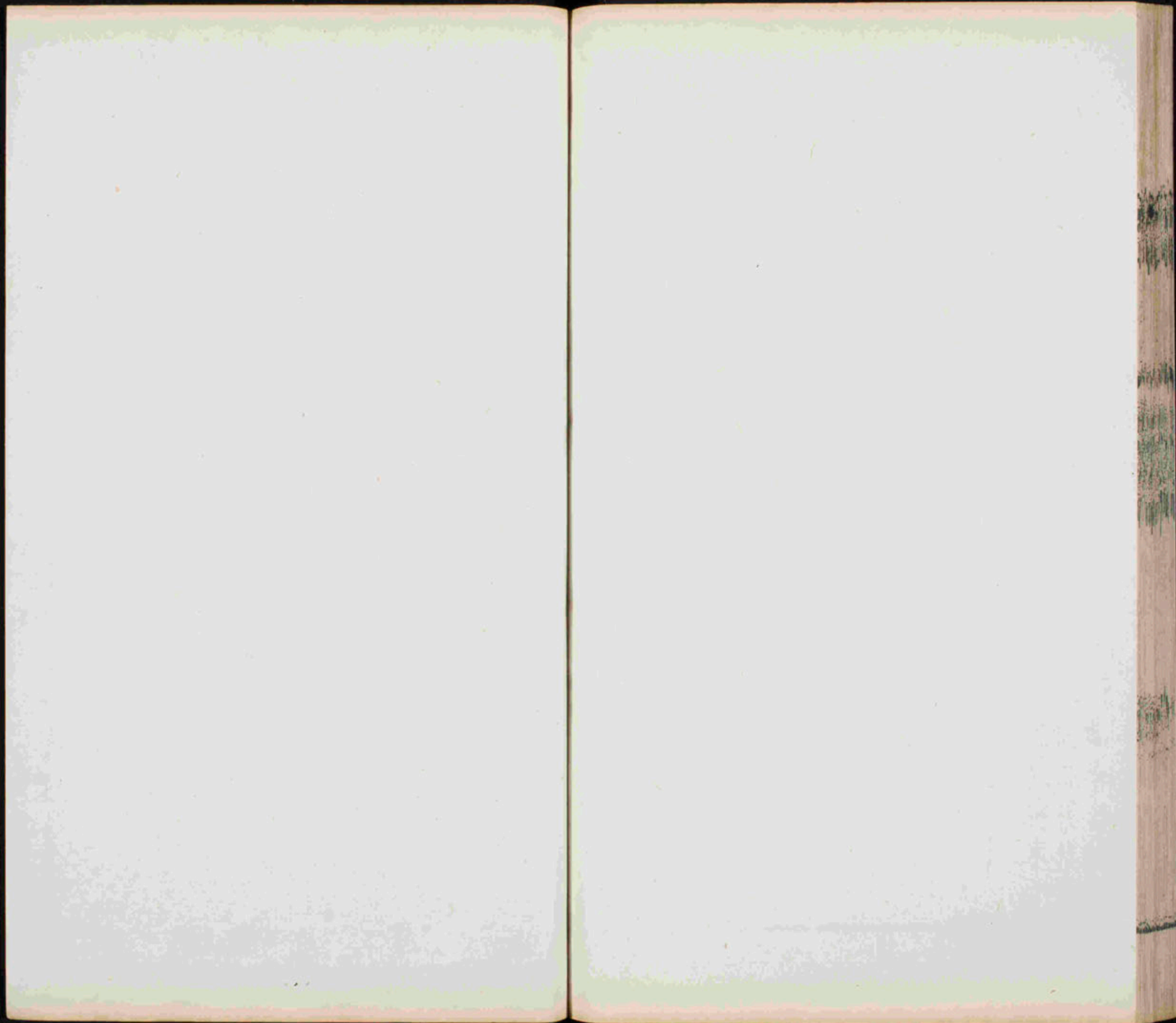
### 右第六十四章


王氏曰自邃古以及三代之末其間若聖與賢

若是乎其衆也其所建設興衰治亂之  
跡其所圖畫是非取舍之故若是乎其  
夥也而老子曾無一言及之固有其疑  
其不博者矣先虛無而後名迹上無為  
而下有為厚忠信而薄禮文寶慈儉而  
盜誇靡崇樸素而賤智慧生冲和而死  
強梁福止足而禍貪欲好謙下而惡盈  
滿二篇之中正言若反如此者不一而  
足人固有疑其好辯者矣然而聖人之  
學非不博也無所事乎博也聖人之辯

老子通義卷一  
非好辯也不得已而後辯也學者如知其不博乃博而辯實不辯也然後信其言之爲信言而不服爲美之故篇末丁寧之意其在此也夫

老子通義下篇終





110X  
525  
2